槐根以北乃是一望無際的平原，那兒因為雨水豐沛，氣候宜人，乃為廣袤無垠的大草原，當地人都直接稱呼它為舒野。

在這兒的居民大多以養馬維生，幾十戶人家成一個聚落零星散在這片土地上，所以在那兒看見馬比見人還要更容易些。他們大多時候都能在自家附近眾點稻作和蔬菜，剩的民生用具便到幾里外的鎮上做買賣換得。

日子說不上富庶，不過也能吃飽穿暖。

林禛此時正坐在小跑著的馬背上，偏著頭看向遠處宛如墨點的馬匹，一面和在前方持著韁繩的人說道:「從這兒倒序鹿臺大概只需半炷香的時間，等等能看見望臺時最好先放慢速度，免得驚擾那些傢伙。」

他所言即是幾日前流竄到舒野的匪賊，據說從打扮上看上去像是士兵，據傳可能是朱夏某個節度使手下的正規軍，此時卻已落草為寇，每隔三兩天便會到草原上騷擾百姓，在短短幾天內幾乎將舒野上所有的村落都劫了個遍，這兒的居民傷亡慘重，好不容易才守住他們賴以維生的馬駒，眼下實在受不得更多損失，這才湊足賞銀到鄙邸發了委事，希望有人能替他們解決這個大麻煩。

——這也是林禛此時在這兒的原因。

坐在馬前的狄念點點頭回應男子指揮，多載著一個人使她放不太開手腳，是以馬速不是很快，在到達序鹿臺偵查前也有段時間能讓她理清思緒。

過去她閒來無事便會來舒野騎馬舒壓消遣，自然而然認識了些居住在這的百姓，這回正是舒野鄰里們與她抱怨那些流寇的所作所為。就算不以道義為由，狄念也定然不會坐視不管、任由那批人強盜行為般地踐踏她所喜愛的這片草原。

今早收拾去了趟鄙邸從姚娘口中得知剛好有委事是來請求誅討那叛將人馬，但已被他人承接，然而這趟事不管有沒有酬勞，她都是會跑一趟的。

不過沒想到接這委事的是熟人。

遠遠看見那殘破望臺，女子輕扯韁繩放慢速度，啟唇:「到了。」

「不知道那些流兵躲在哪兒，待會兒小心行事。」

之所以讓狄念放緩速度正是怕馬蹄聲驚擾了耳目聰明的士兵，如今他們兩人孤身前來此處正是因為要探聽那些人駐紮的位置——摸清敵人的斤兩再制定相對應的政策，這向來是謀士的行動準則，尤其眼下敵暗我明的情況下更應該如此。

由於本來就對這兒的地勢不熟，居民對於流兵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他這才請狄念捎上自己來到序鹿臺一探究竟。

「大概在北邊數來的第三座望樓邊有條密道能直接通往主望樓，咱們先從那潛近去看看。」林禛道。

狄念如今也和對方合作數次，除了上一次在長春堂發生的意外，其他委事都算順利愉快。兩人共乘一馬，身子貼的挺近，就算輕聲說話雙方都能聽得清，也習慣了對方一個指令她一個動作的行為模式。

只見她沒多想便輕夾馬腹往男子說的方向行去。

-

「就這兒了吧？」狄念一個翻身下了馬，環顧四周。然而兩人所在之處除了些草木就是面前這望樓了，真的有密道麼……？

她蹙眉望著剛跳下馬背的男人。

「對。」林禛抬頭看了看周遭的位置，接著走到壓著青石板的城牆邊摸索著，「那密道是之前有回來這兒的時候無意發現的。」

只聽見一聲沉悶的摩擦聲，在兩面牆的轉角處裂開了一個口子。男子將手袖微微捋上，使力推開那厚石門，直道露出僅供一人通行的窄口出現。

「這大概是過去野戰時為了方便探子來回報信所留的通道，雖然這城牆棄置許久，但裡頭的路沒什麼損壞。」他回頭對狄念低聲道，「進去後就別說話了，回音不小，腳步也要放輕。」

密道裡一片黑暗，只有因常年無人整修而從頂處縫隙露出的一絲微光，但也只能夠稍微讓二人視得腳下，前進的方向還是要靠自身摸索找出。

狄念走在林禛前方，由於不知道到時出了密道會遇到什麼危險，她有武藝傍身反應稍微快些，所以還是由她打頭陣。說是這樣說，但她還是不太擅長面對未知，更何況是這幾近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

雖有聽到後方腳步聲，但密道的回音將在這裡面發出的聲響都模糊了般，饒是那不知何處傳來的水滴聲，聽起來也像在咫尺。她伸手向後一擺，想確認林禛的位置，卻揮了個空，這讓她心裡更慌，乾脆直接停下了腳步。

走在後頭的男子倒是在雙眼適應黑暗後，一步步走得穩當。或許是因為先前已經探過這密道，並不擔心腳下會絆到東西，而絕佳的記憶力和方向感也清楚這路該怎麼走。只是見狄念擔心裡頭有詐，認為由她來打頭陣好，便依她行事。

所以當發現前方的人影突然停下來，林禛只以為對方因為不識路所以不敢繼續走了，乾脆摸黑將手搭上她的肩頭，示意對方往旁邊靠，自己則是面著牆，側身往前挪，打算走到前頭帶路。

密道在建造時本來便經過計算，其寬度僅剛好能讓斥候或探子這類身形瘦小的成年人通行，若是兩個男子想通過，即使是側身而走定會擠得艱難。如今他們一男一女想換位雖說簡單不少，但林禛在黑暗中還是能察覺那若有似無的觸感。

好在這和過去兩人在長春堂發生過的肢體接觸比起來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他直接忽略了那點異樣，成功走到狄念前方準備擔起帶路這個工作。

另一頭，感受到有隻手搭上自己肩頭，這才讓狄念微微放下心，正要繼續前進卻發現對方搶先一步側身貼著她胸膛而過，帶著一抹澡豆香，混著許是從舒野那兒沾染淡淡的青草味，就只這麼一瞬就這麼到了她前頭。

挺好聞的，但這人做甚跑到前頭？她也就停了一會兒而已。

當初說好不說話，女子也就沒問出口，林禛想帶路就帶罷。抬腳拉近他們的距離，離他近點兒，若有什麼危險，她立馬把人拉回來便是。

兩人便這麼無聲地走了半盞茶的時間，好不容易穿過曲折起伏的通道，在抵達暗道的盡頭後，男子伸手往旁邊夯得緊實的土牆摸索一陣，只聽見輕輕「喀啦」聲響起，底部的暗門已經開了條縫。

林禛瞇著眼望外看了看，側耳確定周遭沒有任何動靜後，才伸手緩緩將石門推開。

門外正是主望臺內部的其中一間房，放在過去應該是某位主將的議事廳，可序鹿臺早已廢棄多年，裡頭更是空蕩蕩的，連張椅子都沒有。不過倒是在不遠處的地上看到幾綑弓矢和破舊的被毯整齊地堆放在一隅，想來這而應該是那些流兵休息的地方。

望樓內部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眼下不知道那些人跑哪兒去了，他們正好能趁機打探情況。

「咱們分頭行動，你往上我往下，探探他們的人數、兵力狀況、主帥是誰，若能找出弓箭手有幾人那是更好。」朝旁邊的兵器點頭示意，林禛邊合攏石牆，邊對女子說：「晚點到這兒碰頭，若有萬一，那便直接出望臺，回密道入口集合。」

當對方說要分頭行動時，狄念遲疑了下，但沒一會兒便應了，雖說有些擔憂，不過按她的了解，林禛這人也不會做沒把握的事。

主臺她估摸約三、四層樓高，兩人分開後，狄念沿著階梯向上探查，對習武之人來說，要隱藏氣息和腳步聲是再容易不過的，但階梯狹窄若是正面碰上敵人也麻煩，所以在儘快確認這兩層並無人後，她順利上了第二層，然而並沒有什麼收穫。

在她正要上第三層時，從階梯上方傳來一低沉說話聲，聽得不大清楚，可也讓她一凜，她即刻找了個那些兵士下樓並不會留意的柱旁死角躲了起來。

「.....等等你去接替.....位置.....」
「糧食不多.....明個兒還要去。」

聽腳步聲，下樓的有三人，她努力地想聽清他們的對話，可是隨著腳步聲遠去，對話聲也逐漸模糊。女子又在柱後待了一陣，這才探頭出來。

一旁有個小窗，狄念貼著石牆從內望出去，這兒雖因年久失修而殘破不堪，但依稀還能看出當初城垛綿延的勝景，上面站了些人，身後、手裡拿著弓箭，想必是巡守的弓兵了，當值的有四人，總數肯定要在往上加的。

剛剛那幾人下了樓，她不太放心樓下情況，且對於敵方弓箭手人數和行動也隱隱有了些猜測，此刻她在想要回去找林禛還是繼續向上。

另一邊下了階梯的林禛又探了幾個房間，除了看到一些像是從百姓手上搶來的糧食和財物外，沒有看到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雖說空房不少，但一間間看下來還是頗耗時間，加上室內空曠，若真遇到什麼人，一時可能會來不及找到地方躲藏，是故他再前往每個屋子路上都要先找好下個落角處，以免不甚和人撞見。

好在他的運氣似乎還不錯，上頭幾間屋子裡沒有半個人影，在搜完幾處，準備離開時，他卻突然聽見登樓的腳步聲。迅速往看準的門縫內閃去，在對方視線觸及地面時，成功消失在走廊中。

「……您的坐騎已經給蘇十二看過了，估計還能撐過下回行動。」

「嗯，下次定要從那幫人手上搶下幾批馬，這樣兄弟們趕路時也輕鬆些。」

「是，我已經傳下話，明個卯時便會動身，咱們二十四人全上，量他們當時還在呼呼大睡，不會有任何防備……」

聽著那兩人的交談聲越來越遠，直到四周再次靜下來後，林禛這才離開藏身之處，飛快地閃身回到密道出口處，和狄念碰頭。

-

「呼……」狄念靠著石牆喘著粗氣，睨了眼剛關上密道石門的林禛，也不知門外那些人都走了沒有，用氣音地說了句，「謝謝。」

剛剛下樓後，差點跟那群剛下樓的流兵迎面撞上他們好像正要拿走議事廳的裝備，好險她反應即時躲起，也剛好讓等在密道出口的林禛拉了一把，這才沒被發現。留在這也是危險，沒有多話，兩人即刻順著密道返回。

一到外頭見到日光，女子不適應地瞇了瞇眼，他們剛剛騎的那匹馬兒被他們拴在殘垣斷壁邊正哼卿哼卿的吃著草，幸好這處隱蔽，剛從樓上望下來也看不到，倒也沒被敵方發現。

二人快速上了馬後用了最快速度離開，一路上也與林禛交換了偵查結果，得知了幾件事——

對方有二十四人。
弓箭手約七、八人。
他們缺糧缺馬，明日卯時他們會全員動身再次劫掠。

「這下可麻煩了。」在奔馳的馬上，林禛的嗓音聽上去有幾分隨意，「沒想到他們這麼快又要行動，但願回去後還來得及準備。」

眼下雖然日頭還未升上頭頂，不過要實施有效的對策來應付那些流兵，還是得花上一些時間進行布置。

「至少我們現在知道了。」若依照百姓們的說法，流兵的劫掠頻率可沒那麼快，肯定會反應不及。

遠遠看到舒野聚落，馬腹一夾，女子加快騎速而去。

-

天將亮，狄念坐在帳子裡低頭認真磨著手中墨黑刀刃，最近做的委事都沒讓它見人血，倒是大材小用了。她舉起黑刃端詳，被細細打磨後的刀鋒隱隱露出一絲躍躍欲試的鋒芒。

外頭很靜，平時這時刻人們都還未醒，殊不知這只是他們要讓敵方鬆懈的假象。她起身，翻帳而出。

林禛已經站在外頭，望著已經泛著魚肚白的天色。

村外草原正平靜地隨著微風擺盪，一副安寧平靜的樣子，若是在平時看到這樣的景色，想必能讓人覺得心曠神怡，實在難以想像在幾里外的地方正醞釀著一場風暴。

「時辰差不多了，我等會兒在去跟他們確認東西備好沒，妳應該也差不多要出發？」聽到動靜後撇過頭，在瞧見是狄念後，他像打啞謎般問道。

「噢是啊，差不多了。」抹著胭脂的嘴唇緩緩勾起一個弧度，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看起來不像是等會兒要做凶險任務的人。

她走到林禛身邊，伸手撫了撫一旁的馬兒，笑道：「這一邊就麻煩您了，軍師大人。」

大敵當前，男子不知是對自己的計謀太有信心還怎麼，此時居然還能回應狄念的玩笑——儘管他的語氣實在過於理所當然：「我這頭沒什麼難事，主要是妳那兒能不能成……若是出了岔子，那林某一世英明可就折在妳手上。」

對於對方回應她玩笑話有點吃驚，還以為肯定會被無視。她頓了下，隨後彎起眉眼，舉起手想拍對方肩膀，但兩人身高還是有些差距，手便落在他肩胛骨上，「放心罷，我們倆聯手所向披靡，不會丟你的臉。」

說的話有些狂妄，但該小心的她決不會輕忽。

平旦將過，她沒再廢話便上了旁邊的馬。

「走咯，祝我好運。」

林禛朝她擺擺手，看著一人一騎絕塵而去後，有些不自在地動了動手臂。

剛才被狄念拍過的地方似乎還留著十分陌生的觸感，彷彿殘響般不斷在同個地方重複浮現，直到其餘舒野居民集合完畢，他手上的雞皮疙瘩才緩緩褪去。

「行了？那便動身罷。」

除去在幾日前為了抵禦流兵而負傷的人，其餘居民聽聞這回可以一勞永逸地將那些流兵驅離這處，又有幾人願意出來盡份心力。不過這樣林林總總也只湊出了十來人，若要正面和那些曾經飽受戰場磨練的賊人比起來，從人數到實力上都相差懸殊。

沒有騎馬，眾人只拿著自己趁手的兵器，安靜地穿過草原。

兩手空空，腰上只掛了一把木摺扇的林禛十分安靜地混跡在人群中。狄念方才對他的稱呼可以說是名符其實，在這次的行動中，男子只佔了出謀策劃的功用，除了分配工作、安排調度外，其餘佈置都是由他人完成。

而林禛給這群人下的指令非常簡單——只要在看見流兵的身影後，點燃眾人昨日在草原上堆起的乾草和油坑。

這個季節的風向正好能將濃煙吹往西南面，恰巧能遮蔽百姓所在的位置，當流兵瞎摸著突進後……就是他的殺招出現時。

待續